

芳草地 夏日晨曲

杨立国

天刚刚亮，窗外漫过一声声布谷啼鸣。那声音清脆悦耳，像吸满了晨露湿润饱满。我翻开了身，打开窗户，一阵沁着丁香花的空气满窗扑进来。小区院子里到处开放的白色的紫色的丁香花经过一夜的酝酿，已经掺和到了空气中，浓得化不开，此刻正裹着布谷声往鼻子里钻。使人不由得深吸几口气，让花香和着清新的空气涤荡肺腑。

院里的花事正喧闹：杏花谢得急，和风吹落残红铺满青砖。桃李梨苹果次第开着，粉红洁白紫挤满了枝丫，倒显出墙根那从连翘的金黄格外清亮。往年这个院子里最早开的便是连翘，它的花像一个金黄色的小喇叭，我把它叫做迎春花。今年由于天气的原因，花开得都迟，除了杏花稍早，其他的花索性都一股脑儿扎堆在一起开放了。最招人眼的是一栋楼下那一株玉兰，以其洁白如玉的花瓣和独特的芬芳赢得了人们的喜爱，美丽和优雅成为春日的象征。有诗为证：冰肌何必饰胭脂，独抱清寒绽晚枝。若问孤高谁得似？清光凝雪月近时。

太阳慢慢地升起来了，鸟叫声也稠密起来。院子里的几棵高大的沙枣树上，三两只褐羽布谷鸟在枝间跳跃着啄食去年秋天未落的鲜红的沙枣。边吃边互相“布谷布谷”地呼唤。想起儿时的农村，每到夏日，好多布谷鸟不知从哪儿飞到我们的家乡，一声声的“布谷布谷”响彻整个村庄，奶奶就说：“布谷鸟叫了，催着种瓜点豆呢！”宋代蔡襄的《稼村诗帖》：布谷声中雨满篱，催耕不独野人知。荷锄莫道春耕早，正是披蓑叱犊时。生动地反映了中国古代

农耕文化中对自然节气的重视，体现了古人对农业生产重视和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布谷鸟是杜鹃的一种，但我感觉家乡的布谷鸟不似南方的杜鹃啼血表达哀伤，倒像是田埂上的老把式，脑海中呈现一副暮春的田野景象：麦田泛起青浪，布谷声忽远忽近，父母亲拎着装有玉米种子的柳筐，应和着铁锄破土的脆响，把一粒粒玉米种在麦田空出的带状半干半湿的泥土中，就是老家所谓的带田。再过一个月左右，一颗颗破土而出的玉米苗长得和小麦苗一样高而且非常壮实。

楼下的草地上有几从新发的苜蓿，嫩芽蜷成翡翠色的小拳头，露珠儿滚在叶脉上，映着天光一闪一闪的。但实在是太多了，够不了吃一顿。往年妻子都会在这个时候的周末早晨，拿出放了一年的小铲子，和我驾车去锦玉公园或郊外很远的地方，寻着有苜蓿芽的地块，蹲下来用拇指和食指配合掐掉刚冒头的苜蓿芽。这时的苜蓿芽叶芽饱满，像个胖墩墩的小孩儿。若偶尔碰到蒲公英，便用小铲子顺着根部深挖下去，一朵完整的蒲公英就被挖了下来。等到采够两个塑料袋时，人也到了直不起腰的时候，也就打道回府了。回家后将苜蓿芽择去杂物洗干净，在开水中焯一下攥干水分，留下现吃的，把多余的分成若干份放到冰箱里冻起来，想吃时拿出来化开即可食用。苜蓿芽不仅可以凉拌，还可以包饺子，苜蓿芽包的饺子那分清香，真的是其他食物不可比拟的。

小区院子里有几株榆树，榆钱才刚鼓起青嫩的芽苞，像无数个个月亮攒在枝头，等风一吹就像翻

转的小银币似的，和着布谷的调子敲打晨光。但是还没有长饱满，吃起来没有滋味。而且因为管理的原因，也不好意思登着梯子去捋榆钱。最好是到乡村里找那种又高又大的几十年的老榆树。以前的人们喜欢在房前栽种榆树，老话说得好：前榆后柳，不苦就有！榆者，余也，也寓意着富裕宽裕的意思。老家的庄子前每家都栽植有榆树，老家的人却没有吃榆钱的习惯，任凭榆钱长到干枯随风飘落也不觉可惜。妻的四爷家门口有一株百年老榆，树茎主干需两人合抱，树冠直径可达十数米，夏日浓荫遮天蔽日，是纳凉的好去处。现在也到了榆钱能吃的时候，上到树上随便砍下一枝，便可以捋下一箩筐的榆钱，除去榆钱根部的花蒂，洗干净，加入面粉，让每瓣榆钱都包裹上薄薄的一层面粉，然后上笼屉蒸熟。按家人人数取适量备用，切好葱花新韭，大油（猪油）热锅，加入备好的榆钱翻炒，霎时间，一股香味扑鼻的榆钱饭就炒好了。据说在挨饿的年代，这种食物绝对胜过珍馐御宴，放到现在，也是不可多得的美食。

下得楼来，正好碰见同院的一位大姐拎着两个塑料袋，一个装有苜蓿芽，一个装着榆钱，问是从哪儿搞的，说是早到乡里面采的，说是要拌了面蒸麦饭——这习俗不知传了多少辈，就像布谷鸟年复一年催着春耕一样。

晌午前最后一缕布谷声消散时，云层渐渐地布满了天空。看来太阳不会很晒，正好去踏青掐苜蓿捋榆钱。



绽放

张博文 摄

家人相聚处，岁月亦继续。

自从公公过世后，除了大哥陪在婆婆身边，我们四个兄弟姐妹去婆婆家的次数就更多了。主要是怕婆婆孤单，我们去时都带上孩子，所以，婆婆不大的客厅不仅是大家相聚的场所，也成了兄弟姐妹们的联络站，更成了孩子们放松愉悦的乐园。

走进婆婆的客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面宽阔的墙壁，挂着一幅大型壁画，它成了整个客厅最醒目的视觉焦点，画面有连绵起伏的山峰、郁郁葱葱的树木和宁静悠远的湖水，有红色的樱花枝条随风摇曳，尽情地怒放仿佛在诉说着春天的故事；有一只展翅飞翔的白鹤，定是寓意吉祥与高远吧！在整幅画的右下方还有三朵硕大的粉红色的出污泥而不染的荷花正灼灼灼灼，整体将中国山水画的独特韵味展现得淋漓尽致，婆婆巧妙地将这彩色与自然之美融入客厅背景，这也是她和公公健在时共同用心布置的一处心灵栖息地。

在壁画下方的白色电视柜上，一台65寸的液晶电视静静地伫立着，平日里，它就是婆婆最忠实的“伙伴”，旁边除了遥控器等，摆放着几小盆绿色植物，为整个空间增添了一抹生机与活力，也透露出婆婆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热爱。整个客厅的布局简洁大方，没有过多的繁琐装饰，却处处透露着家的温馨与宁静。

婆婆的客厅虽然不和富丽、奢华搭边，也不像徐黄《客厅》的“移却松筠致客堂，净泥环堵贮荷香”那样有清雅脱俗的生活情趣，但却安宁舒适。清晨的阳光洒进来，透过白色绣花窗纱和两侧淡黄色的窗帘，柔软舒适的墨绿色沙发就显得鲜亮了许多，小而精巧的茶几上摆放着婆婆平时爱吃的水果，整个客厅简约而干净整洁。

婆婆的客厅虽陈设简单，却有着满满的阖家幸福、其乐融融的气氛。孩子们不时打闹嬉戏，聊着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客厅有着百姓人家应有烟火气息，那些可口的饭菜是女儿媳妇甚至子女女婿轮流各显厨艺的杰作，南北风味的饭菜香气氤氲；客厅有婆婆关切的问候、温柔的叮咛，对我来说就是一份浓浓的母爱味道；有孩子们的欢声笑语，这一切汇聚成一首温婉的家之曲，旋律悠扬，直击人心。婆婆的客厅以一种温柔而深沉的方式，记录着每一个家庭成员的欢笑与泪水，承载着家的记忆与温度。

最暖心的时刻就属周末，兄弟姐妹们在客厅相聚，交流孩子们成长过程中的点滴经历与感悟及快乐，谈论生活中发生的大事小情，在这里开心的、烦恼的，一一经说出来就已是风轻云淡了。大家分享着彼此的喜怒哀乐，也共同度过每一个平凡而舒适的日子。

婆婆的客厅，是我们休闲时光里



婆婆的客厅

高召子

最惬意的一隅，是一个家的心脏地带，不仅是空间的交汇，更是情感的熔炉，也是我们最温暖的精神港湾。在这个不大的空间里，季节更迭，岁月流转，但客厅始终保持着它独有的韵味与温情。无论是节日的热闹，还是日常的宁静，它都以一种包容的姿态，接纳着每一个归家的灵魂，给予最坚实的依靠。

如今，随着婆婆年纪的增长，我们对她的照顾也更加细心，因此，她的客厅就被“请”来了一位新成员，乍一看机灵古怪，它圆圆的脑袋来回转动，圆圆的眼睛把看到的都会记录下来，它将婆婆的作息及日常活动甚至举手投足都传递在我们的手机里，让我们尽收眼底，它的名字叫家用智能摄像头，是那种360度无死角监控室内高清可视视频的，它的到来，是儿女们对婆婆的一份牵挂、一分关心和浓厚的爱。

现在我们即使再忙，只要随手打开手机，就能看到婆婆的一举一动。通过它，我们看到了婆婆自立、规律的生活，看到了邻里乡亲交往的人间真情，也看到了养老机构的服务人员忙碌打扫卫生身影背后社会对老人的爱护与关怀，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我希望婆婆的客厅依然如故。因为它见证了兄弟姐妹及孩子们的成长与变迁，也记录了我们无数温馨而美好的瞬间。在这里，我们每一位家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宁静与满足，感受着家的力量与温暖。

诗路花语

不曾告别 红色永存

王艺锦

肃立在战斗遗址前，那些炮火轰炸的痕迹，正向凝望着它们的人，无声述说着残酷悲壮的历史。

曾经的浴血奋战，再一次浮现眼前。战士们永不放弃的嘶吼声，随风呼啸。海螺嘹亮的号角声，响彻云霄。

身边的战友，一个，又一个，倒下，扑去。看不清的容颜，数不尽的身影，来不及道一句保重，便已化成白骨。

没有再见，唯有昂扬的革命斗争精神，代代传承。

无需告别，红西路军的军魂，在河西走廊的上空，永存！



花开

江宏景 摄

五月笺启(诗二首)

王玺玺

生长

祁连山的雪线退了三分 那些融化的晶莹 沿着讨赖河的脉络 把田间的抽苗浸得发亮 随风摇曳

舒展葱茏 我知道 此刻的生长 必将在七八月份收获 就像你我 向着远方 步履铿锵

绽放

东湖的郁金香开了 漫卷华裳 红的帝王血舞动火焰 燃烧岁月的热望 紫的夜皇后裁开裙袂

烟染时光的回廊 每一朵都擎着希望 把荒芜的戈壁 筑成绚烂的城邦 用一朵花开的色彩 把千年寂寥 酿成芬芳



风沙五月天

方会萍

这里的风总是毫无征兆地席卷而来，像莽撞的不速之客，又似阔别重逢的亲人，让人难以掌控情绪，不得不对它另眼相看。昨夜，我还沉浸在“库木塔格沙漠之夜”那旖旎星空的浪漫之中，殊不知，脚下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早已在暗中酝酿着一场巨大的沙尘暴。

5月2日清晨，天空澄明，星星点点的雨率性洒落。在难得降雨的新疆吐鲁番，漫步雨中本应是件惬意之事。于是，我索性收起雨伞，悠然地在雨幕中前行，尽情享受着被雨水淋湿的畅快。路上的行人似乎与我有着同样的心境，一位男士从我身旁走过，T恤后背早已湿透，却依旧不紧不慢，从容地走着。路旁的槐树，枝叶上挂满晨露，这久违的甘霖，让它们以愈发葱郁的绿和挺拔的姿态，诉说着独特的欣喜。我踱步到院里，去看望那些刚刚结上果子的核桃树，它们宛如抱着新生儿，正接受着这场酣畅淋漓的雨洗礼。

午后小憩，爱人的电话将我唤醒：“沙尘暴来了，赶紧关好门窗！”我倚窗远眺，只见西北地平线，沙尘如奔腾的马群裹挟着尘土快速向北移动。刹那间，天地间一片浑浊，狂风呼啸，飞沙走石，大风所到之处，声响惊天动地。转眼间，远处的亭台楼阁、路旁的树木、行走的车辆都消失在漫天沙尘之中。我虽紧闭门窗，可风却无孔不入，仿佛使出浑身解数要从玻璃缝隙中挤进来；我反锁房门，一阵风灌入门缝，发出阵阵恐怖的敲击声。还没等我反应过来，真的有人在敲门，原来是爱人顶着风沙下班回来了。再望向窗外，沙尘暴似乎已悄然远去。此时，天空湛蓝，残阳如血，天地间重归空灵寂静。

这场突如其来的风暴，不仅震撼了我的感官，更让我开始关注它在更大范围的肆虐。打开网络，库木塔格大漠西南的敦煌鸣沙山已成沙暴漩涡，数万人期待的星空晚会在黄沙中化作泡影；翻看朋友圈，“五一”西行的游客们或惊叹“千里黄云白日曛”的雄浑，或调侃行至沙海处，坐看风起时的无奈。这些戏谑背后，藏着人类对自然力量最本能的敬畏。

在这场自然的警示面前，总有一群人选择逆行而行。前些日子与老家的弟弟微信时，他正在嘉峪关国家湿地种植梭梭与芦苇。“沙土留不住水，去年种的苗大半没熬过冬天。”他的话语里满是惋惜，却又坚定道：“但只要接着种，总有扎根的那天。”

沙尘暴是地球生态失衡的鸣咽，而治沙人用行动在书写答案。从巴丹吉林到塔克拉玛干，无数年轻的治沙人将青春埋进黄沙；内蒙古以路为轴，用“以工代赈”筑起移动长城；新疆塔克拉玛干边缘，光伏板与梭梭林共生，工程固沙与生物修复双管齐下。截至目前，我国已治理2033万公顷沙化土地，相当于16个北京的面积，53%的可治理区域重披绿装。胡杨、沙棘等耐旱植物在科学养护下，成活率稳定在70%左右，这些数字背后，是治沙技术的迭代，更是生命对荒漠的倔强突围。

这场与风沙的持久战，任重道远。但我相信，当每一个普通人开始珍视脚下的土地，当每一位治沙人手中的树苗终成森林，“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的盛景，终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或许下一个五月，我们能在风沙中，看到更多破土而出的绿意。



五月榴花忽见春(国画)

刘家利 作



快乐童年

梁子栋 摄